



花卉(水粉画) 孔凡平

文史杂谈

古代皇帝的宠物

汤贵成

现在人喜欢养宠物,把小猫小狗看得比儿女都亲,和古代皇帝比起来,真是小巫见大巫,各朝各代的皇帝们,利用手中的职权,把宠物养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。

春秋时期的卫国国君卫懿公喜欢养鹤,把偌大的皇宫变成了专业养殖场,看着成群的白鹤盘旋在皇宫上空,他高兴得手舞足蹈、对鹤高歌。他把白鹤看得比嫔妃大臣都要亲,封它们做将军,让它们享受比士大夫还要优厚的待遇。皇帝出巡时,还会把鹤带在身边,怕鹤飞太久会累着,让它们和自己同乘龙辇,真是一分钟不见如隔三秋啊。为了让自己心爱的宠物吃得好,卫懿公还发明了一个闻所未闻的税种——鹤税,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。外敌入侵时,军队和将士都不肯出征,愤愤不平地对皇帝说:“让你的鹤去打仗吧!”没想到,卫懿公真的带着他的鹤,亲自出城作战。

明朝皇帝朱瞻基从小就喜欢斗蟋蟀,怕他玩物丧志,太后曾将宫里斗蟋蟀的碗全部摔碎,但什么都不能阻止朱瞻基对蟋蟀的喜爱,他登基后,第一件事就是下达红头文件,让各部门选上好的蟋蟀上贡,还命工匠大造精美的蟋蟀碗。每天一下朝,朱瞻基就和太监大臣们围在一起斗蟋蟀,斗得废寝忘食,喊声震彻皇宫。因为皇帝的宠爱,小小的蟋蟀一夜之间身价倍涨,如同皇亲贵戚,老百姓若敢伤害它们,会受到法律严惩,弄得百姓战战兢兢,很多人甚至为此送了性命。朱瞻基斗蟋蟀到了发痴如醉的地步,据说蒙古军快攻到北京时,他还在不亦乐乎地玩蟋蟀,所以,后人送了他一个很贴切的外号——“蟋蟀皇帝”。

让人没想到的是,清朝的雍正皇帝也喜欢养宠物,他有两只爱犬,一只叫“造化”,一只唤作“百福”,为了让爱犬穿上舒适漂亮的衣服,四爷专门下旨,命裁缝:“给造化狗做仿丝软里虎套头一件,再给百福狗做仿丝软里麒麟套头一件。”衣服做好后,他会仔细观察,发现哪颗纽扣扣得不结实,哪个细节不够漂亮,或者狗狗穿着有丝毫不舒服,他就会大发雷霆,命人重做。除了吃穿用度上对爱犬照顾有加,他还专门聘了一位西洋画师为狗狗作画,画稿完成后,他会亲自过目,狗尾巴的毛画短了,身体画小了,都得重新画,日理万机的雍正皇帝,居然能抽出时间管狗的事,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

《闺蜜的战争》

田健

韩小月在新婚之夜与几位闺蜜:女作家薛蕾、婚庆策划顾菲菲、万人迷田咪咪以及准GAY吴昊大来出去泡吧,喝得烂醉之际道出没领结婚证的秘密,她办这场假婚礼,实是为了收份子钱去买单身公寓房。次日,几个闺蜜分别在微博上看到自己的隐私被曝,有个匿名ID在四人的微博里留言,道出了她们过去或者现在一直三缄其口的秘密,谁会知道这么多不可告人之事?这个“冷血杀手”的目的又是什么?

为了找出真相,“闺蜜团”开始了互相合作又彼此猜忌的侦破过程。闺蜜们经受了友情与爱情的考验,婚姻的本质、恋爱的终极目的,甚至劈腿与忠诚之间令人瞠目结舌的微妙界限……

目前市场上悬疑类作品呈现集中持续性畅销的状态,《闺蜜的战争》就是在悬疑类作品的基础上,讲述只有女人明白的闺蜜情感,剖白女人之间亲热但有时候有些吃味的心理,因为那是所有拥有“闺蜜”的女人们最心知肚明又微妙难言的心事。只要你愿意八卦,这本书都是真相。

世态人情之外,故事兼具悬疑元素。作者虽为女性,但写起女性故事来绝不姑息美化,深挖出许多灰色情感。著名女作家虹影看过此书后就认为,暗地妖娆对女性心理描写真实得叫人毛骨悚然。

记忆中的乡路没有那么规整,也没有一条是通直的,随意就从哪里扭出来,纵横交错,曲曲弯弯,又不知要扭到哪里去。从一条小路上走着,稍不注意就能走到另一条小路上去,他们的经络原本都是相通的。顺着一条路走下去,只要心里有了方向,只要朝着心中的目标走去,不管历经多少坎坷和周折,就没有迷途,就能走到田间地头,走入各家各户,走进周围的村子,走向繁华的都市。

记忆中的乡路蓬头垢面,赤身裸体,风餐露宿,遍体鳞伤,一年四季,她饮下的是污水和泪水,承载的是辛酸和苦难。

岁月似乎对乡路没有丝毫的怜爱,仿佛是放逐人间的遗弃之子,遗忘在荒野,任狂风暴雨无情地蹂躏,严寒冰雪肆意地摧残。乡路的胸腔里积满了污泥浊水,身上布满了疤痕,裸露的脊背刻下了一道道苦难的伤痛。

然而乡路像一位永不屈服的老人,以坚毅的性格和博大的胸怀,承载着牛车铁轮的碾轧,承载着人间的艰辛,默默诉说着与大自然的抗争,乡路的心脉似乎和人的生命连在一起,她见证着人世间的喜悦和苦难,与季节相伴,与乡民相随,甘愿承受一切,奉献她无私真实的大爱,以自己的身躯,支撑着一种信念,把人们的收获驮回来,把希望和梦想驮出去……

乡路也有昔日美好的记忆,常常忆起走在乡路上的感觉。暖春的时候,路边的小树发芽了,老树绽放着生机,乡路上铺满了浓绿的青苔。一簇簇盛开的野花,多得数不过来,甚至叫不出名字,不经意间把乡路装扮了。乡路迎着朝阳,把农人的犁耙和耕牛送出去,又映着夕阳的余晖把他们接回来。淡淡的暮霭和袅袅的炊烟弥漫过来,乡路累了,默默地躺在田野里,躺在大地的怀里,等待着明天黎明的召唤,等待着无数的脚步把他从梦里踏醒。

蒲公英在秋天的乡路上飘飞,黄灿灿的秋叶舞动着落下。收获的季节,乡路上流淌着五彩缤纷,到处充盈着泥土的气息和庄稼的芳香。大车小车的谷米从乡路上运回农家小院,愉悦的小曲和爽朗的笑声留下来。乡路笑了,笑得那么舒心 and 惬意。乡路上曾留下我们无数深脚印和欢快的笑语。走在乡路上,一天天长大成熟。时常呆坐在乡路上,凝望着湛蓝的天空,便会生出许多好奇的想象。有时也会在乡路上疯跑,蹂躏着寒冷的冰雪,远眺乡路遥远的尽头,无奈地发出一声声怅然的叹息。更多的时候,走在那熟悉的乡路上,去编织我们自己的歌谣和童话,去勾勒一幅幅美丽的憧憬。毋庸置疑,我们相信,很多人的希望都是在乡路上孕育诞生,梦想都是从乡路上放飞起来,一直飞到遥远的地方。

散文

乡路

叶剑秀

乡路是一位慈祥负重的老人,她不愿把我们留在身旁,不愿让我们一辈子走着她的坎坷,就把一拨一拨的乡子送出去,送到学堂,送到军营,送到外面的世界。我们像一个个多姿多彩风筝,在天空中浮动飘逸,阅尽人间嘈杂,享尽人世华丽,可牵系我们的那根主线仍在蜿蜒的乡路上拴着,她握着牵线的另一头,一直守在村头等候,目光里充满了无限的思念。她举目远望,翘首期盼的姿态,在乡家的故土上,站立出一尊优美的身影,成为永恒的召唤和殷切的期盼。

乡路是我们一生的眷恋情结,深深地印在脑海里,雕刻在心上,永远忘不掉,永远抹不去那淡淡的乡愁和淡淡的乡思。踏回故土,重走乡路,或许是很多人的夙愿。回来了,乡路依然敞着胸怀等你。无论你载誉而归,还是疲惫不堪,她都会为你接风洗尘。在晨风和暮色里,抬起厚爱的双手,掸去你浑身的尘埃,为你拭去激动或者痛心的眼泪,宽恕你你曾经的不忠不孝,曾经的淡忘背弃。她没有半句的怨责,而是用一脸慈祥的微笑,几句疼爱的话语,抚慰你心灵的创伤,温暖你飘零孤独的心扉,让你在故土家园上,停泊歇息,安放灵魂。

乡路是我们心上的灯塔,照耀着我们的未知人生,忘掉乡路,就会失去一切,记着心中的乡路,犹如记着我们的母亲,永远也不会迷失回家的路,一定能回归自己幸福的家园。乡路是很多人走出来的。我们自己的人生之路,要靠自己用心去走。

五个人赶紧点头附和。孙掌柜又夸奖了几句,觉得火候到了,眸子往前探道:“我们这些经营小买卖的,最怕赝品。打了一次假,半个棺材本儿就赔进去了。小药你们家是这行当的泰山北斗,可不能不顾我们死活啊。”

我在旁边听着,大概猜出药不然的打算了。前两天他故意东拉西扯,就是为了在沈阳道放出烟雾弹,说药家又有新的鉴定手段问世。玩瓷器的掌柜们听了这消息,肯定坐不住,巴巴地赶过来讨好他。可我有一事不明白,这件事跟付贵有什么关系。

“蚯蚓走泥纹?”

药不然眯起眼睛,慢慢道:“你们知道蚯蚓走泥纹吧?”

蚯蚓走泥纹是指宋代钧瓷特有的表面釉纹,开片如蚯蚓走过草地的痕迹,是鉴别钧瓷的重要手段,也是基本常识。这一群掌柜们跟小学生的点点头,谁也不敢面露不屑。

药不然徐徐道:“那你们是否知道,如今这个已经不再保留了?”

孙掌柜他们一听,面色无不一震。蚯蚓走泥纹是鉴定宋钧瓷的绝对特征,历来人们都认为,只要有这个纹路,就一定不是宋钧无疑,根本不可能伪造。可如今药不然突然来了这么一句,无异于告诉数学家一加一不再等于二了一样。如果这个蚯蚓走泥纹能被仿制,那么市场可是要大乱一阵。

孙掌柜声音都开始发颤了:“您详细说说。”药不然道:“具体详情我也不知,但药家数月之前已然发现,禹州窑厂已能仿烧出这类纹路。虽然未臻完美,但以现在的技术手段,改进不难。”

掌柜们一阵哗然。药不然连忙宽慰道:“好在经过分析,目前这类仿烧只在一些小物件上实现,大件儿暂时还烧不出来。所以我爷爷打算趁这类赝品还没大量入市,未雨绸缪,找出新的鉴定手段。”

孙掌柜急道:“那老人家一定找到喽?”药不然摇头道:“那那么容易,现在技术小组还在攻关呢,只不过初有眉目而已。”

五个掌柜只盼着药不然能多说点。药不然却不肯说了:“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,具体的,还得等技术小组的论文出来。我就这么一说,你们就这么一听,别太往心里去啊,万一我记错了误导你们,得折损多少功德。”



晚霞收归禽 王国强 摄影

郑州地理

固城村

朱坤杰

在郑州一带就很闻名了。该村窑口烧制的瓦盆就是当时的名牌。

随着瓦盆品种和数量的逐渐增加,该村名声也越来越响,资料记载:该村址曾是汉“故市侯国”国都所在地。汉武帝元鼎五年(前112年),故市侯国和申侯国合并,设中牟县。“故市侯国”国都也因此颓废。

虽然该村多次饱受黄河水灾之患,但由于处于水路交通要道,每次水灾后还是有大批移民迁此定居。由于黄河泛滥后,在此淤积的黄土,非常适宜于做陶器,所以明朝时期该村做的瓦盆

窑村的村名改一下。他们希望自己烧制的瓦盆坚固不烂,又得知该村曾是“故市侯国”的旧址,就取“故”字的谐音“固”作为村名的第一个字,又因该地窑口众多,烧好的成品摆在路边存放,犹如一堵堵城墙。经窑工们会议,定村名为固城村。

清朝末年,村庄富裕后,曾修过寨墙。主要是防火灾匪患和黄河泛滥。村民希望寨墙固若金汤,曾改名固城寨。新中国成立后寨墙被扒。因为该村瓦盆生意兴隆,南来北往的人很多,在很早以前就是郑州北部商业比较繁华的村庄,村庄大街上开了不少旅店和商铺,后来也曾叫过“固城店”,但“固城”二字一直都没变。

广角镜

世界奇蛇

陈永坤

灭火蛇:北美北部的丛林中,有种灭火蛇,长2~3米,头覆盖一块块肉瘤般的鳞片,它看见火时,就奋不顾身地扑上去,翻滚身子来灭火,它的皮肤能分泌特殊的黏液,起隔热作用。火不太旺时,灭火蛇不会受损伤。

气功蛇:西非有种绿色的气功蛇,它从草地游到马路上来纳凉,当汽车飞驰而来时,它预感地波的震动,就鼓起肚里的气囊,气体很快充满全身,当汽车碾过后,它就摇头摆尾地游走了。

变色蛇:马达加斯岛上,有种奇异的变色蛇。这种蛇头小身肥,颜色常变换,当地人叫它“拉塔拉”。在青草里,它全身变成青绿色;蜷缩岩石下或盘在枯树上,它马上变成褐色;游在红色土壤上,全身红得像胭脂一般,称得起是瞬息万变。

弹弓蛇:马达加斯加大草原上有一种长达80厘米的弹弓蛇。它最精彩的捕食动作是打鸟,一些小乌常到草里捕食昆虫,躲在草里的弹弓蛇听到鸟叫声后,立即弓起身子,做好“射击”准备,待小鸟飞到离它三四米高度时,它立即弹向目标,一口咬住鸟头,百发百中。落地后,它用身子盘绕小鸟,待其停止扑腾,就慢慢地吞嚼享受。



尉天池书法

最后一句直接被五个掌柜给忽略了。他们见药不然再也不肯说了,只得纷纷告退。等到他们一个一个离开,药不然把脸转向我:“你眼睛毒,看出什么没有?”

我隐隐约约摸到了眉目,淡淡道:“药金盆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,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这大眼珠子啊。”

药不然笑笑,又冷笑了一声:“我看那个付贵根本没打算贪货,而是这五个掌柜的其中一个故意放出烟雾弹,自己揣了货,故意栽赃给付贵。”

我问他:“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?”

“那个故事破绽太多了,跟网兜儿都多。那个老太太真是不识货,付贵大可以把它低价收回来,然后光明正大卖出去,何必搞审问这么曲折?他查货的手法太慢了,事有反常必为妖。这圈子里要想害人,手段可齷齪得紧,他们一搬屁股,哥们儿就知道拉什么屎。”

我点点头,药不然更是得意,继续说道:“北宋的钧瓷太珍贵了,这么多年很少有人能搜集到完整的。无论是谁拿到一件钧瓷,心里除了高兴,肯定还特别忐忑,特别没底,总惦记着到底是不是真的。所以我先是故意散布药家有新马眼子的消息,把他钓来这里,再故意用蚯蚓走泥纹的话题,勾起他的疑心,就是为了试探,到底是谁私藏了货。”

我想起来了,药不然刚才说了一句“仿烧只在一些小物件上实现,大件儿暂时还烧不出来”,现在看来,这句话其实就是在暗示,那个钧瓷小笔洗,说不定就是近期面市的赝品之一。真正的藏货者一听,肯定坐不住,想急着回去看看。想不到这家伙也有这等细密心思。

“嘿嘿,我说出那句话的时候,其中有一人面色一变,跟火燎兔子似的,转身就走,心里有鬼。”

我环顾左右,笑道:“这么说来,黄烟烟没出现,也是你安排的,她现在正偷偷跟在那位掌柜身后吧?”

药不然点点头:“敢置下钧瓷,栽赃付贵的,一定是大店的掌柜。而这沈阳道上玩瓷器的大店,听了咱药家名号,没人敢不过来伺候。”

这就是五脉的底气了。我对这小子另眼相看。五脉出身的人,果然不一样。虽然有点借重家族势力,但这手用鉴古的法子玩弄人心,颇有大家底蕴,实在佩服。

连载

和秋棠离婚后,他每天早晨就烤两片吐司面包,抹上奶油,再加上咖啡而已。他和叶竟每个周末都要去中餐馆吃那些油腻腻的饭菜,平时也经常买外卖当午餐、晚餐,也经常带孩子去吃麦当劳等快餐,比萨、炸鸡等高热量食品是家里饭桌上的常客,几年吃下来,心血管怎么可能健康呢!

想到这里,他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。叶竟领着晓麟走了进来。叶竟虽然全身上下收拾得挺利索的,可是脸色苍白憔悴,眼睛有点肿,眼下是大大的黑眼圈,显然她昨晚没有睡好觉。

晓麟跑过来拉住浦诚忠的手问道:“爸爸,你感觉好一些了吗?”浦诚忠看着他的眼神变得温柔无比,疼爱的说:“晓麟,你来了。过来坐,嗯,爸爸感觉很好,很好。”他拉着晓麟坐到他的一侧。

第一次,一儿一女同时坐在了自己的身旁。浦诚忠一手搂着儿子的肩,一手握住女儿的手,这一刻,他心里十分满足。

叶竟走上前来,伸手摸摸浦诚忠的额头,晓华见状马上站起来倒出床边的位置,自己走到对面的沙发上坐下。

浦诚忠抓住叶竟的手,拉她坐在晓华刚才的位置上,笑说:“我现在什么事都没有,晓华刚才还说我精神这么好是不是医生误诊了。”

护士进来说时间到了,该准备进手术室了。晓华上来和他使劲拥抱了一下,说:“爸,放宽心,睡一觉醒来就没事了。”松开他,抿着嘴,强行把眼泪压下去,退到一旁。

叶竟上前一步抱住浦诚忠,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,她趴在他的肩膀上,偷偷地用手抹去泪水,强作镇定地说:“没事的,我们都在外面等着你,肯定没事的。”浦诚忠使劲抱了抱叶竟,拍拍她的后背,然后松开了她,弯腰向晓麟伸出手。

晓麟扑上来使劲搂住他,拽着他弯下腰,在他额头脸颊鼻上都亲了一遍,说:“爸爸,祝你好运气。”又想起什么,从背上拿下她随身背着的书包放在地上,翻出一个东西来,递给浦诚忠:“爸爸,这是我昨晚给你做的护身符,你带在身上,它一定会保佑你平安的。”浦诚忠拿起来一看,是一个剪成心形的硬纸片,上面画着太阳和草地,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在踢球,上面写着:“爸爸,你是全世界最棒的爸爸,我爱你。”



浦诚忠使劲抱住晓麟,强忍住泪水哽咽着说:“晓麟,好孩子,爸爸也爱你,爸爸有你这个这个护身符保佑,一定可以长命百岁的。”

说完,又看了看晓华和叶竟,摆摆手,紧紧地攥着那张护身符,转身进了手术室。

浦诚忠的手术很成功。当主治医生告诉他们这个消息时,叶竟和晓华都长长地吐出一口气。

晓华马上给秋棠打了个电话,那头秋棠也手抚胸口,把吊着的心放回原处。

现在的叶竟每天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去上班了,因为上班可比在家轻松多了。还有一个深埋在她心底的原因是:上班能够看到菲利普。

叶竟在班上,会彻底忘了家里的繁琐事务,忘了浦诚忠的病,忘了所有的烦恼和对未来的忧虑,她荒芜的,疲惫的心田因为菲利普的存在而得到了慰藉和滋润。

菲利普喜欢运动,尤其喜欢健美训练,练肌肉,想到可以和他共同参与一个活动,她动心了,当即办了健身卡。

从此,她天天提前一小时起床,先开车直奔体育馆去锻炼,在跑步机上跑步热身之后,她和菲利普一起进行器械训练,锻炼肌肉,然后冲个澡,最后两个人神清气爽地一起去上班。

本是最喜欢睡觉的人,可如今,她每天早早起床,对于被窝没有一丝丝的眷恋。

一段时间以后,叶竟的体态变得轻盈,脸色也红润起来,眼睛亮亮的,那么的精神焕发,朝气蓬勃。

浦诚忠经过心脏搭桥手术后,元气大伤,经过了几个月的修养,依然不能剧烈运动,不能搬东西,上楼梯都要慢慢地上。他本五十刚出头,手艺后骤然间老了十岁不止,看上去像是六十几岁的人,头发已白多黑少。

天渐渐冷起来了,叶竟发现家里的中央空调坏了,就让浦诚忠打电话找人来修。浦诚忠找来了专业公司的修理工,他们检查了一番,给估了价,和浦诚忠约好了修理的时间。

这天一大早,叶竟要去上班,正在自家车上往车上装东西,看到一辆卡车停到了家门口,从车上跳下来两个人,走过来跟她打招呼说:“我们是××修理公司的,来给你家修空调,是你父亲叫我们来的,前两天我们已经跟他签了合同。”